



# 藏在日常里的成长

生活中的小物件、小生命，藏着最真切的成长感悟。一把钥匙、一枚蝉蜕、一片枫叶，或是一辆自行车、一张蜘蛛网，只要用心观察与体会，就能从平凡日常里读懂坚持的力量、陪伴的温暖与蜕变的勇气。这些源于生活的思考，记录着我们成长的脚步，教会我们勇敢前行，成为青春里最珍贵的收获。

指导老师 陈建林



鄞州新蓝青学校601班

## 蓝色的回忆

张轩宁(证号 2513236)

周末大扫除，妈妈从衣柜深处翻出件皱巴巴的浅蓝T恤。“都褪色成抹布了，留着干嘛？”她刚要丢进回收袋，我立刻抢过来：“这是小张送我的！”

这件T恤总让我想起去年夏天的暴雨。放学时，墨云聚拢，豆大的雨点砸得地面噼啪响。我撑着小花伞走到校门口，就听见小张的喊声：“等等我！”转头见他缩在雨棚下，书包顶在头上，活像只落汤鸡。

“我家往东，你往西，雨这么大……”他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我拽进伞里。雨水顺着伞骨淌成小溪，我悄悄把伞往他那边斜。送他到家楼下时，我的右肩早已湿透，凉丝丝地贴在皮肤上。

隔天清晨，小张抱着牛皮纸盒站在我家门口。“快打开！”他眼睛亮得像星星。盒盖掀开，崭新的浅蓝T恤静静躺着，衣领绣着金色的“友情万岁”。“昨天你伞都歪成45度了，”他挠头笑，“这当你的护身符。”

那天傍晚，我们躺在院子竹椅上数星星。银河像泼翻的牛奶铺在天上，小张忽然说：“上次数学考砸，是你陪我跑了十圈操场。”我望着他的侧脸，想起那些瞬间：运动会为我喊到嗓子哑，我发烧时他冒雨送作业……

原来真正的友情，是暴雨中倾斜的伞柄，是书包里悄悄塞的润喉糖，是这件绣着“友情万岁”的T恤。它不用华丽包装，就像夜空中的星，总在需要时亮着。

如今这件T恤仍挂在衣柜最显眼的地方，看见衣领的金线，就会想起他说：“别怕，我们一起走。”这大概就是成长路上，最美的彩虹。

## 我的“减肥”文件夹

沈菁禧(证号 2513214)

开学前夜整理书包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——我的文件夹。它曾挺着“大肚子”像位富态绅士，如今却瘦削不少，似走完了一场漫长的减肥之旅。

文件夹外观素雅，橙色主体缀着绿斑，像夜空中的星；中心的白色卡扣如明亮眼眸，格外醒目；淡黄内胆透着淡淡温馨，仿佛能抚平所有疲惫。

它虽朴素，却是我学习路上的忠实伙伴。清晨，我将它取出放进课桌，从“肚子”里掏出作业，开启一天的学习；中午，一份份资料被塞进它怀中，它鼓得满满，藏着充实与满足；下午，它时胀时瘦，默默承载着知识的重量。

每个学期结束，文件夹里的厚资料总会被清空，一切仿佛从头开始。这让我忽然懂得：无论过往收获多少荣誉，新征程开启时，唯有主动“清零”、放下过去，才能以全新姿态迎接挑战。

## 不起眼的苔藓

邵佳璐(证号 2513228)

家门口花坛边，藏着抹不起眼的绿——它们蜷在石缝里，像块软绒绒的绿毯，细看才知是层层苔藓。每日路过，它都安静待在那儿，卑微得易被忽略。

那日蹲下细瞧，我竟被惊艳：苔叶绿得深浅不一，嫩的如竹般清亮，老的似松般沉静。指尖轻触，湿润的绒毛软乎乎陷下去，像摸着块温凉的翡翠绒布。它们不需沃土，得点水就疯长，悄无声息爬上花盆，漫过台阶，甚至攀进门框木纹，如翠墨落宣纸，洇出鲜活春意。

这苔藓，总让我想起小区的保安叔叔。天未亮，站岗的他已整理好衣领，笔直立在门岗，见人便笑着敬礼：“早上好！”巡逻的迈着齐步，目光扫过每处角落，连车底都不放过；浇花的总挑凉时来，捏着喷头让水珠均匀落下，连石缝苔藓都能沾到湿气。

苔藓与他们多像！不似玫瑰娇艳，不比兰花清雅，得点水就活；保安叔叔没有光环与财富，却把平凡日子过成责任。苔藓在阴湿处默默铺绿，保安在角落默默守护，都不需掌声，只管把事做好。

世间怎少得了这些“小角色”？它们是角落的微光，是岁月的暖意，用朴素姿态书写最美诗行——原来最动人的风景，总藏在平凡角落。

## 蒲扇摇出的夏天

刘昱麟(证号 2513225)

四川老家的夏天，是被一把蒲扇摇出来的。烈日烤着青瓦，蝉鸣裹着暑气漫过庭院，而所有闷热，都被那把蒲扇轻轻摇成了清凉。

蒲扇挂在门前，浅黄扇面已褪成温润的米白，边沿毛边像外婆花白的发梢，在风里轻颤——这是外婆用老蒲草亲手编的。记忆里，每个闷热夜晚，都在蒲扇“啪嗒啪嗒”的声响中流逝，那韵律伴着蝉鸣，织成温柔的网，裹着我入梦。

外婆是蒲扇的指挥家，枯瘦手腕轻抖，清风就裹着蒲草香拂过我额发。我蜷在她膝头，看蒲扇在月色中上下翻飞，把月光切碎成跳跃的碎金，整个世界都在这节奏里慢下来，亮起来。这风不像空调那样硬，带着外婆的体温，悄悄拂去所有烦躁。

后来到宁波读书，家里制冷设备齐全，可夏夜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直到那年暑假回乡，见外婆坐在树影里摇扇，阳光穿过叶缝落在她银发上，连蝉鸣都放慢了节奏。我踮脚接过蒲扇，学着她的样子轻摇，指尖触到温润的扇柄，忽然懂了：它摇出的不只是清凉，更是时光的从容，是外婆藏在岁月里的陪伴。

如今蒲扇摆在我床头柜上。每当都市喧嚣让我浮躁，轻轻一摇，风里就飘来蝉鸣与月光，仿佛又回到那个夏夜，回到外婆膝头，重拾那份温暖与安宁。

## 钥匙上的星星

刘子辰(证号 2513238)

整理房间时，我偶然翻出一把古铜钥匙。匙柄凹凸的纹路，是岁月刻下的痕迹，我攥着它，记忆瞬间如潮水涌来。

小时候住四川老家旧宅，一个风雨夜，四下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我独自躺在床上哭，屋顶滴滴答答漏着雨。祖父在床边烤火，见我这样，掏出一把黄铜旧钥匙。他又拿出凿子，在匙柄上慢慢凿着：“刻颗星星，是你的，黑暗时会发光。”我趴在床沿，眼睛都不眨地盯着。

凿完后，祖父把钥匙塞给我。我欣喜地接过，借着火光将钥匙的影子投在天花板、墙壁，甚至祖父背上……星星的光影，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。

后来再握这把钥匙，总想起儿时的自己，和火光下佝偻着背凿刻的祖父。随着我回乡渐少，旧宅拆迁，钥匙也成了老物件，在角落静静躺了多年。

如今我懂了，钥匙上的“星辰”从不是虚幻——当身处黑暗，我们都能亲手“造”一颗星，照亮脚下的路。

## 车轮上的成长

葛加驰(证号 2513218)

凝视着车库里的自行车，时光仿佛在车架上流淌——它已陪我六个春秋，像沉默的老友，见证我成长的每一步。

六岁时，我踮脚够不着车座，车把高得像要触云。那锃亮的蓝色车架在阳光下闪光，却让我望而生畏。

三年后，我终于能跨上车座，车身却像醉汉般倒向一边。我两腿绷直如踩高跷，随时准备用脚尖撑地。

某个蝉鸣午后，我刚抬脚踩踏板，“啪嗒”一声连人带车栽进花坛。裤脚沾满泥土，车铃却仍倔强地叮当响。

膝盖淤青未消，急转弯时又摔个四脚朝天。我忽然懂了：成长如学骑车，欲速则不达，每道伤痕都是成功的路标。

夏夜蝉鸣中，我终于能稳握车把，车轮碾过碎石的沙沙声，是胜利的乐章。可没过两天，就因太快冲进水坑，成了“落汤鸡”。

如今摸着车把的包浆，我恍然明白：人生恰似骑行，有跌倒的泥泞，有爬起的汗水，更有风雨后的彩虹。

谢谢你，我的自行车！你载着我的身躯，更教会我用勇气丈量世界，用坚持书写成长。

## 一枚蝉蜕的启示

何雨安(证号 2513212)

盛夏蝉鸣织成网，我坐在假山前温书。石缝里的野蔷薇沾着晨露，粉嫩可人。忽然瞥见小树嵌着枚蝉蜕，半透明的琥珀色，在阳光下像件精致玉饰。

我小心取下，它仍保持着攀登姿态：复眼如镂空小窗，六足蜷曲似还抓着树干，背部那道整齐裂痕，正是蝉挣脱旧壳的新生之门。指尖抚过蝉翼，轻得像片会呼吸的云——这空壳里，曾藏着努力生长的生命。

蝉在地下蛰伏数年，甚至十七载，默默积蓄力量，只为一朝破土。它们扒开泥土向上攀，每一次蜕皮都是自我重塑，挣脱旧壳束缚，方能展翅高歌。这枚蝉蜕，从不是废弃空壳，而是生命蜕变的纪念碑。

这让我想起备战英语竞赛的日子，长单词、复杂语法总让我犯愁，每晚对着练习册无从下手。后来老师教我拆解记忆，把难题分步攻克，像蝉蜕去旧壳般，在积累中突破。最终考场上，我流畅答题，读懂了成长的意义。

如今蝉蜕摆在我书桌前，窗外的蝉声，愈发嘹亮。

## 枫叶的四季

傅荔雅(证号 2513229)

深秋山林，像被打翻的颜料盒，斑斓满目，而红得热烈的枫叶，最是耀眼。

我在枫树下拾起一片叶，形似手掌，边缘排着细锯齿，红得通透如燃火，脉络清晰若金线绣在红丝绒上。

忆起春天，新叶是嫩红的小不点，贴在枝头像害羞的姑娘，探着头打量世界，柔弱得一碰就碎。

夏日里，枫叶舒展变大，颜色渐变，风拂时舞动枝头，阳光洒下绿得发亮。雨后挂着水珠，清新透亮，为酷暑添丝清凉。

秋日是它的盛放期，由绿转黄，再染橙红、深红，似要把一年的热忱尽情释放。风起时叶儿飘落，铺成红毯，或入溪流作红船，悠悠远航。

凝视枫叶我恍然，生活亦如它的色彩流转：有初时的羞怯，成长的从容……生命的每个阶段都独一无二，都在为绽放蓄力。用心感受当下，珍惜时光，便会收获满溢的幸福。

## 由登山想到的

何谦源(证号 2513230)

周末，阳光如金丝般轻洒大地，我和家人一同登山。这座山不算高，于鲜少锻炼的我，却是不小的挑战。

起初我信心满满，像只活力小兔般蹦跳在前。沿途空气清新，阳光洒在绿草上，闪烁如繁星；五颜六色的花儿缀在绿毯似的草丛中，肆意绽放，让我心旷神怡，边行边沉醉于这如画景致。

可山路渐陡，我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双腿重如灌铅。瘫坐在石凳上，我暗自打退堂鼓：还没到半山腰，要不放弃？这时妈妈走来，温柔又坚定：“山顶的美景，只给坚持到底、敢挑战的人看。”她的话如光，驱散我心中的灰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调整状态再度出发，虽脚步沉重，仍咬牙一步一步向上攀。

终于登顶！微风拂过脸颊，带来凉意。连绵山脉尽收眼底，远处城市小如积木，而我心中的自己却无比高大，仿佛征服了世界。

这次登山让我顿悟：人生本就是一场登山之旅。生活路上难免坎坷，只要保持乐观、勇往直前，定能征服每一座“高山”。

## 掸瓶的成长启示

张大细(证号 2513211)

爷爷书房的木柜顶，曾摆着只古朴掸瓶。青灰釉面泛着岁月光泽，四方瓶身刻着缠枝莲纹，瓶口铜扣环整齐排列——这是奶奶的陪嫁，在柜顶守了三十年。

那年春节，我追表弟时撞翻木柜，掸瓶“哐当”摔成瓷片。爸妈赶来只关心我有没有受伤，我望着碎瓷满心愧疚，暗下决心要修好它。

我偷查修瓷教程，用零花钱买胶水在阳台反复尝试，普通胶不牢，强力胶又粘得手指生疼。爷爷看出我的急，递来张泛黄纸条：“南城钱爷，修瓷手艺是祖传的。”

我们把碎瓷小心装进布包，辗转几条老巷找到钱爷。他戴老花镜，捏瓷片的手稳得很，胶水滴在断口，金泥顺着裂缝漫开；金刚钻打孔时，我屏住呼吸，看碎瓷在他手中渐渐复原。

“现在肯修瓷的人少咯，”钱爷手上不停，“瓷碎了就丢，可裂痕里的故事，丢了找不回。”修好的掸瓶重回柜顶，修补的纹路在阳光下闪着暖光。

我忽然懂了，生活难免有“破碎”时刻，与其盯着裂痕纠结，不如坦然弥补。那些修复后的“伤疤”从不是遗憾，而是成长的勋章，见证着我们的蜕变。